

##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英雄妇女

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领土、实行“满蒙政策”的开端，也是进一步侵略我全中国的序幕。由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执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卖国政策，把东北大好河山和三千多万人民，拱手让给日寇。日本帝国主义极其残暴地压榨和剥削东北人民；所到之处，烧杀、奸淫、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东北人民怎能忍受这亡国奴的滋味！

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——满洲省委，从“九一八”事变开始，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积极主张停止内战，枪口一致对外，实行对日坚决抵抗，收复东北失地，开展抗日游击运动。优秀的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、爱国人士和不愿做亡国奴的各族广大群众，团结在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周围，武装起来，奋不顾身，同日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，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光辉历史的重要一页。当时曾写过歌词，描述当年情景：

### (一)

倭寇袭来，炮声响，陷落沈阳，

国民党，不抵抗，出卖河山！  
姘妻美妾鸡狗散，边关将帅乱逃亡，  
丢下了，黎民三千万，受灾殃！

(二)

民族危亡，谁挽救？人心惶惶，  
共产党，提出主张：停止内战！  
收复失地掉枪口，保卫祖国惩倭顽！  
振臂起，工农兵学商，齐抵抗！

(三)

激荡辽水，卷松江，游击酣战；  
燎原火，遍地飞扬，敌寇胆寒。  
三岛日日归白骨，九州夜夜泣夫郎；  
贼子叹，吞侵略后果，肝肠断！

的确，日寇的侵略毒害，曾长时期污染了我东北原野和山林，正如一九三七年日寇关东军东防卫地区司令岩越，曾在伪满报纸上发表过炫耀“皇军赫赫武功”，但却带着哀叹的文章说：“日本皇军的鲜血，洒遍全满洲。”是呀！日寇踏上东北领土，逐步侵略全中国，最终自食恶果“肝肠断”！

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，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苦斗，达十四年之久，直到全国获得抗战最后胜利，这是由三个最重要因素促成：东北各族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民族气

节，彻底反抗日寇的决心与民族团结，特别是中朝民族的坚固团结；以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爱国青年为基础，形成抗日游击队的核心力量；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的前列，团结了东北人民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领导。除了上述的基因，还有这样的特点，那就是东北妇女和男子一样，她们自始至终，踊跃地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，无论在群众性的对敌斗争中，或在游击战斗的战场上，或在军队后方工作的各方面，都起着积极作用，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人所熟知的、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员赵一曼，把自己的毕生精力，忠贞不贰地贡献给革命事业，当处于残酷考验的紧要关头，她抱着视死如归的革命节操，对日寇进行了惊天动地的顽强的战斗，使敌人丧胆，激励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。又如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的中共珠河中心县委——农民出身的妇女干部李秋岳<sup>①</sup>同志当她在珠河县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——协助发展游击队和组织群众斗争工作之后，引起敌人的注意和对她的追捕。省委调她到方正县担任县委领导工作。她领导那里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据所知，李秋岳一九〇八年生，就义时二十七岁。她父亲、叔叔、长兄参加过一九一九年朝鲜“三一”运动，被日寇杀害。母亲领着秋岳、弟、妹于一九二〇年逃亡到中国，寄居吉林省延吉县。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翌年移居北满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。一九三〇年与杨林同志结婚，同在哈尔滨工作，一九三二年调往珠河、方正县工作。

杨林在中国红军时名“华师迪”，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入云南讲武堂第十六期炮兵科。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了中国大革命，广州爆发起义失败后，赴上海，党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学习。一九二九年派回东北工作。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。一九三二年四月调往中央苏区建设红军炮兵。一九三六年东渡黄河战死（一说病故）。

“中朝人民抗日救国会”，支援松花江右岸的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。一九三四年初秋的一个晚上，她为筹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奔波之后在返回住所的途中，伪警察把她当做嫌疑犯捕去拷问；后来日本特务把她辨认出来了。开始对她严刑逼供，继而采取政治诱骗。经过两个月的折磨，李秋岳同志决不屈服。她虽遍体鳞伤，骨瘦如柴，气力不支，但一见敌人，就气愤填膺，痛骂不绝。敌人在她面前颓丧狼狈，不敢抬头。后来，她被敌人绞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方正、珠河、宾县各地，广大群众为她壮烈牺牲所激励，投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，使那一带抗日联军和“抗日救国会”得到了发展。

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，在东满（延边）抗日游击区各县，同日寇的斗争极为尖锐。中朝人民大批受到了日寇宪兵、特务的逮捕，山区游击根据地的人民不断遭受日寇的“扫荡”、屠杀、焚烧。但是这一地区的中朝妇女们，不仅为数众多地参加了抗日联军、游击队、自卫队，英勇地打击敌人，而且几乎是独立地担负起重建或新建游击根据地的一切艰苦工作。这个地区妇女们的抗日斗争的事迹，成为东北广大地区的模范。

崔玉珠<sup>①</sup>是一个刚满八岁，聪明伶俐，能歌善舞的“小姑娘”，是“东满文艺宣传队”的核心人物。她把家里的六口人，为革命而全被日寇捕杀的事迹编成词曲，形象地融化

<sup>①</sup> 崔玉珠全家六口人，因参加朝鲜“三一”运动失败后，逃亡到中国吉林省汪清。一九二三年她生于汪清大百草沟。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间，烈女的父母、伯、叔、长兄、长姊均为共产党员“革命案犯”，为延吉日本总领事捕杀。一九三二年初，烈女参加中共领导的汪清荒沟儿童团，即开始积极工作，直到一九三五年被捕后壮烈牺牲。

与表现在舞蹈和歌唱中，无论什么样硬心肠的人，一听到“小姑娘”的歌唱，一看到她的舞蹈，就会由衷地激动起来，潸然泪下。一九三四年春，小姑娘随从“东满文艺宣传队”远到北满牡丹江地区，到为党所争取和改造的抗日部队中进行宣传活动。她的演出给那一带武装抗日部队以很大教育，使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，团结、争取工作得到落实，党和抗日联军的领导机关。把小姑娘的成就珍视为“奇迹”。一九三五年日寇派遣大兵力长期“围剿”延吉、汪清一带游击根据地，血洗山林地区，大批搜捕抗日组织的人们，小姑娘也在汪清游击区被敌人捕去了，押送到延吉龙井村敌人的东满特务巢穴。日寇“总领事”亲自提讯，满以为弱小女孩可欺，甜言蜜语地哄骗她，劝诱她投降做“顺民”。小姑娘破口大骂：“你们侵占我祖国，杀我全家，对我东北人民实行血腥镇压，我决不投降。你们杀了我吧！总有一天你们会被抗日人民消灭干净的！”寇酋哈哈大笑，站起来离开座位，走向小姑娘，伸手拍拍她的双肩说道：“你不要为共产党的欺骗蒙住了，快快觉醒还来得及呢……”小姑娘勃然大怒，挣脱了寇酋的双手，推翻了公案桌，全身用力，一头撞去，几乎将“总领事”撞倒。日寇立刻露出狰狞面目，将小姑娘捆绑起来吊打，施以酷刑。小姑娘遍体鳞伤，死而复苏则好几次，最后高喊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中朝人民亲密团结万岁！”直至气绝牺牲。

在佳木斯做小学教师兼做党的抗日地下工作的冷云同志，一九三七年由地方组织调转到抗日联军第五军作文化教育工作。一九三八年初，她随抗联四、五两军西征部队游击

到哈尔滨东南地区。冷云同志被编入妇女队，经过半年的艰辛战斗锻炼，知识分子工农化，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。是年初冬，情况不利，该部队返回牡丹江岸地区整补，日军大举进攻。在牡丹江乌斯浑河口附近一次激战中，冷云同志与安、胡、崔、王、郭、黄及杨桂珍等八位女战士，在战况极其险恶的形势下，手挽手拧成钢索一般，横涉急流，奋力战斗。敌人对她们进行两岸夹击，上下游兜圈，她们战斗到气尽力竭，最后高唱《国际歌》，高呼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抗日必胜万岁！”慷慨捐躯。

参加抗联为时九年，转战东北满数千里，后勤工作好手，又是机关枪射手的朱新玉和刘英、崔正淑、片莲荷等七位女同志，在一九四〇年深冬大雪中，她们的部队遭受到富锦日寇绝对优势兵力的袭击，战况异常恶劣，伤亡累累。这七位女战友身受重伤，还在雪坑中坚持抵抗，饥渴寒冻把她们窒息过去，醒来时已被敌俘虏押解宝清城内。敌人企图用物质与生命的代价引诱软化她们，但是七个人始终一条心，坚贞不屈，一见敌人就大骂不绝，痛数敌人的侵略罪行，并跃起撞击和扑打敌人，终于七人同命，壮烈殉国。

陈玉华同志，少年时代就在宁安县东京城区，在我党领导下，担负大小荒地一带农村的抗日救国组织工作，曾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对敌斗争的任务。一九三五年她被调到抗联第五军，由宁安出发，转战数千里到北满黑龙江平原，参加游击战争达七年之久。她是部队中的学习模范、工作和战斗模范。她体格弱小，但精力充沛，意志坚强，经受过无数次残酷斗争的考验。一九四二年冬，她所属的特别分遣队，由同

江县境向饶河县作战斗转移，在小佳河附近，遭受敌人重兵包围攻击。队长、指导员相继阵亡，副队长负重伤，陈玉华同志坚决地担负起指挥分遣队的责任。同志们愈战愈强，打死打伤不少敌人。但最后以众寡悬殊，分遣队被击败了。弹丸穿透了陈玉华同志的胸膛；临死前她砸碎了无线电通讯工具，把它扔到积雪很厚的深坑中，并吞吃了密码。敌人一无所获，只看到她的圆眼大睁、栩栩如生、矗立不倒的遗体。

临到生死关头，为伟大的革命事业，不惜牺牲自己、从容就义的女英雄的事迹是很多的，上述仅举数例而已。

随着日寇侵略压迫的加紧，抗日游击运动走向最高潮，妇女广泛地被吸收到抗日联军部队里。她们英勇顽强地参与作战，或在后方担负繁重的后勤工作。抗联第二、四、五、七各军的全部冬夏季军衣，差不多都是由妇女一手做成的。此外，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，妇女的学习精神也是惊人的。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二年间，东北抗日联军领导机关从地方抗日救国会里、从部队里选拔了许多妇女同志，分批送苏联学习现代军事技术、医疗救护、无线电通讯等等。她们知道自己是大老粗，缺乏文化修养，学会现代化技术是有困难的。但是，她们一想到日寇的残暴，一想到抗日游击作战部队的需要，一想到党对她们的信任和交给她们的任务，便勇气百倍，互相鼓励，克服困难，孜孜不倦地勤学苦练。在短期内，有的学成“简易医生”、“护士”，有的学成无线电通讯能手，有的学会机关枪、步枪、手枪，成为射击能手。至于撑舟、游泳、滑雪板，几乎人人都会，并且是熟练的好手。最使人感动的是，有五十几名的一队妇女，在一九四二

年间，上级领导把她们派到“航空陆战队”学习跳伞。与她们同时学习的男子中，还有这样的“英雄”，死也不敢跳伞，只好开除学额，半途而废。但在女子队中，没有一个畏缩的，都很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，使得许多教官也为之惊奇，赞不绝口。她们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，效果显著，加强了游击作战的力量，特别是在抢救伤病患者和远距离通讯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妇女同志们在革命战斗中的吃苦耐劳，经得起残酷条件的考验，也是很出色的。在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二年，东北游击运动形势逆转，斗争处于极度尖锐和艰难的境地。抗联部队每一个战士身上的负荷是很沉重的，除了携带枪械弹药，还得背上自己的给养、预备的服装、小帐篷、锹、镐、斧、锯和炊具等等。妇女同志的负担不但与男同志等同，还要携带药包、针、线、尺、剪、补衣服的碎布，有时还得背着成匹的布和缝纫机。如果男同志背包重四十斤、五十斤，那么女同志只多不少。男女同志身上的负荷这样重，无论寒暑，成年累月的长途跋涉，日夜行军作战，男战士中有不堪忍受以致苦死累死的，甚至有个别人借口不怕死，只怕苦累而逃亡叛走的。但是据我所知，妇女中没有怕吃苦受累的，更没有逃亡叛变的。

一九三九年初，正是严冬大雪封山的时候，日寇以两个师团的兵力，把抗联第五军围堵在牡丹江东岸刁翎地区。此时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以及直属部队三百余人，其中包括妇女队员近五十余人，被另一部寇军九千余人包围在江西岸夹皮沟里，寇军满以为“擒敌先擒王”，压缩包围圈，企图全



歼我总指挥部而后快。当时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择：对敌作最后孤注一掷，坠入被围的圈套；或是避免与敌接触，寻找空隙脱离敌人的包围。我们选择了后者。但是在那约有四百多平方公里的林区里，敌人分布密如蛛网；从凌晨到傍晚，几十架敌机低空搜查、扫射，盲目投弹轰炸。就在这险恶的环境中，我军同敌人象捉迷藏般周旋了将近一个月，终于安全地脱出了敌人的包围，向四道河子方面转移，汇合了抗联第九军和救世军残部，西越老爷岭，去突击方正县陈家亮子敌据守的采伐场。那时，大雪纷降，朔风凛冽，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到四十度之间，寒冻断指裂肤，饥饿疲乏，困扰士气。行军在峭壁峻岭的深山大谷里，真是狂风怒吼，林木摇曳欲坠，风声响彻山谷，震撼崇峦，令人惊心动魄。有时暴雪满空，夹带飞砂走石，遮天盖日向人们袭来，征衣如剥，寒冻倍增，夜间露宿，帐幕难支，篝火熄灭，即使疲惫达到极点，也无法成眠，有时在那高大茂密、看不见天日的原始大森林里，突然又会出现另一种景象：崇山峻岭，怪石嵯峨，难辨行军的方向；雪堆冰河到处萦绕，难以寻找前进的路径；刹那间又显得静悄悄的，万籁无声，飞鸟藏形，走兽绝迹。这样异乎寻常的静寂，好象即将爆发决生死的恶战前景，心情反而为之惴惴不安。我们战士饿了，吞黄豆和粗糠充饥，渴了化冰雪为饮料。有的同志抵抗不住冻饿倒下去了，几分钟后就变成坚石般的僵尸。我们的妇女同志和男子一样艰苦行军，没有掉队落伍的。有时还和尖兵走在队伍前列，一面在深雪中踩出路径为后面队伍开路，一面搜查警戒作战斗准备。经过七、八天的艰苦行军，到达目的地。在胜利地袭击陈家亮子

敌防所时，妇女同志勇敢地冲杀敌人。撤退时又与掩护队一块，据险设伏消灭敌人的追兵。她们的意志始终是坚定而旺盛的，情绪是饱满的、愉快的、活泼的。她们无论在行军和宿营时，做完自己的事，还踊跃地帮助男同志整补服装装具，看护和治疗伤病员；每当情况许可，在行军中或宿营时，她们放开嗓子，唱出动人的歌曲；夜间围着篝火堆，扫除积雪开辟场所，举行小型舞蹈会，开展文娱活动，或者利用火光照明，学习文化和讨论政治和业务。人们把这些看做“难能可贵”的“奇迹”，而妇女同志“安之若素”视为常事。妇女同志这种革命斗争表现，在抗日救国会地方组织里，特别是在抗日联军部队里，引起男同志的由衷称赞：“咳，娘儿们都能这样，真是愧煞须眉了。”从此，许多人受到激励和鼓舞，部队中的战斗意志加强了。

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，妇女的英雄事迹是说不尽的。有人问：“为什么妇女能够这样坚强呢？”显然劳动妇女除了和男子一样受民族的与阶级社会的双重压迫外，还受旧中国宗法封建社会制度的压迫。当她们找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斗争出路时，正如马克思所说：“真理为群众占有，便成为力量。”妇女参加革命斗争自然就显得格外有力了。

一九四五年“八一五”东北光复以后，东北妇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，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斗争，支援了东北人民自卫战争，解放了东北全境，为社会主义的民主，社会主义革命和抗美援朝，巩固工农业基地的建设，同男子肩并肩地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更大、更积极的作用。